

# 回首來時路——

## 陳燦齡將軍一生戎馬回顧(六)

王立楨

### 提 要

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兩點五十分，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的天氣預報是：能見度三至五哩，一千二百呎疏雲，八千呎疏至裂雲，陰霾，風向西北，風速八哩/時。

一架編號為1004的雙座經國號戰機(IDF)正緩緩的滑向清泉崗基地的36號跑道，緊隨在後的是一架擔任伴隨任務的F-5F戰鬥機。自從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航空工業發展中心第一架IDF原型機出廠並於次年五月二十八日完成首次試飛之後，IDF在清泉崗基地已經完成了超過兩百次以上的試飛任務，所以當天那架雙座的IDF滑向跑道之際，基地上許多人都以為那又是一次例行的試飛，但是那天的飛行卻是一次非常特別的任務，因為那架雙座機除了前座的試飛組組長吳康明上校之外，後座還坐著當時中華民國國軍的最高長官——參謀總長陳燦齡上將。

### 第十一章 空軍上校——參大受訓

民國50年春天，在F-100完成戰備後，陳燦齡收到空軍指參大學正規班23期的錄取通知書，通知他於當年7月16日向東港的空軍參



攝於東港空軍參大，23期正第五組人員合影，陳燦齡位於前排左三。

大報到。

就在離職前往東港報到前的一個多月，陳燦齡突然接到台北空軍總部人事署來的一通電話，電話中告訴他即刻調往作戰司令部擔任指揮管制官，並讓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台北空軍總部直接向人事署副署長黎良上校報到。對於這通突來的命令，他真有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的感覺，再過一個多月他即將前往參大受訓，在此時將他調到作戰司令部的用意是什麼？再說平時調差都是由聯隊階層發表，由總部人事署直接以電話通知調差的事不是沒有，但總是不多，況且將一位現役飛行人員調到作戰司令部去任指揮管制官，多半不是什麼好事，所以當陳燦齡將調差的事告訴辦公室的同仁時，竟有人開玩笑的說：「你是不是有什麼桃色案件被人告了？」

要不然怎麼無緣無故的調你到洞裡去？」

第二天陳燊齡搭早班飛機到台北，向黎良上校報到後，他問：「報告副署長，突然調我到作戰司令部指揮管制官，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黎良上校看著他，笑著說：「問題？問題大著呢，總司令特准你升上校，本軍有十期飛行的還在幹中校，你十八期的要升上校，光是怎麼安插你就是一個大問題！」

那時陳燊齡才知道因為他在F-100超級軍刀機換裝時優良的表現，聯隊長司徒福少將特別報請總部昇他為上校。那年全空軍特准升上校的只有兩人，另一位盧錫良上校也是陳燊齡十八期的同學，他是因為擔任RB-57戰術偵照有功，而特准升上校擔任35獨立中隊的中隊長。

因為參大報到在即，陳燊齡不知道總部是真要他去作戰司令部上班，或是只在那裡佔個上校缺，然後就等著到參大去入學，於是他到作戰司令部去晉見當時的作戰司令陳有維中將當面請示，陳有維將軍告訴他：「……當然要你來上班，最好馬上就來，你當班我很放心，……。」

就這樣，在參大入學前的一個月，陳燊齡進了空軍作戰司令部的山洞，做了一個月的指揮管制官。那是陳燊齡由空軍官校畢業之後第一次在作戰部隊以外的單位任職，在那裡他第一次見到了整個台灣防空識別區內的所有飛機的即時動態，這包括了台灣各個基地的各型飛機，及對岸中共飛機的任何動靜都顯示在戰情室裡的那片玻璃幕上，藉著這些即時情報他可以調動全島任何一個基地

的飛機來應付所有可能的狀況。在那一個月裡，他確實了解了飛機執行作戰任務時的幕後作業，這對他日後的工作有相當的幫助。

當年7月17日空軍指參大學正規班在屏東東港開學，陳燊齡掛著嶄新的上校肩章參加開學典禮，許多以前的同事只知道他是由四大隊作戰科長的職務上前來受訓，所以當他們見到陳燊齡肩上一粗三細的上校官階時都傻了眼，因為同期受訓的同學裡有一位官校十期擔任飛行職務的學長都還是中校，所以他這個18期的上校就格外的惹人注目。

就像當初他調指揮管制官時有人開玩笑的說他一定是出了紕漏，這次當大家見他掛著上校官階時又有人說他一定是朝中有人，對這些傳言陳燊齡都一笑置之。

空軍指揮參謀大學，顧名思義應該是傳授指揮參謀作業的學校，但是陳燊齡入學之後發現任教的教官都是經年累月在學校中任職的全職教官，對目前部隊中的許多新式武器認識不多，所使用的教材也有許多都跟不上潮流，無法確實掌握當時的部隊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學員們怎能真正學到該學的東西？

雖然無法由教官處學到太多東西，陳燊齡卻也沒有浪費在東港大鵬灣的那段日子，他由圖書館裡借了許多有關戰略與戰術空軍方面的書，自己研究，有時在課堂中也將閱讀心得與教官同學們討論一番，他的這種態度讓許多的教官們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進參大之前，老六曾綽於民國50年2月在嘉義出生，一家六個小孩會讓任何一對夫妻都忙的手忙腳亂，而陳燊齡又因為工作的

關係經常不在家裡，所以只剩下唐膠寵一個人在家裡帶那六個孩子，所幸那時老大曾緯已經12歲，多少可以幫上許多忙。

家裡一切正常的時候，家務加上六個孩子就只是忙，如果有孩子生病的時候就不只是忙而是亂了，老六剛生下來的那一年經常生病，他一生病唐膠寵一個人在家就亂了套，只有打電話給在東港受訓的陳燊齡，請他回家來幫忙，陳燊齡本來就覺得就讓唐膠寵一個人在家裡帶那六個孩子是相當的辛苦，所以每次接到家裡求救的電話後他總是立刻向教官請假，然後趕著搭夜車回嘉義，所幸參大的課業對他來說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他考試時所拿的高分彌補了因請假而被扣的分數。

民國51年3月2日，那天下午家中來了個不速之客，以前在北平時4大隊的老隊友李叔元由屏東家中駕吉普車回台中駐地時，經過嘉義，順便到陳燊齡家裡來拜訪。

李叔元在八二三砲戰期間是擔任11大隊44中隊的中隊長，他的中隊被總部選中擔任響尾蛇飛彈的第一個換裝中隊，在當年924空戰中他是第一個以響尾蛇飛彈擊落敵機的英雄。砲戰之後美軍還特別邀請他到夏威夷太平洋空軍總部去對美軍做了一場專題演講，說明使用響尾蛇飛彈的情形。民國50年3大隊換裝F-104A時他被調過去當大隊主任。

那天兩人就當時的時局及軍中的狀況聊了許多，一直到吃完晚飯李叔元才開車上路，他走了之後唐膠寵才發現李叔元竟忘記將軍帽帶走，陳燊齡當時還說要通知他，等過兩天他回屏東時再經過嘉義將帽子取回。

第二天上午李叔元飛行失事殉職。

陳燊齡對於這個消息，真是難以置信，自從空軍官校畢業17年以來，他看到過多少同僚隨著座機墜地羽化而去，但是那些多半是發生在經驗不足的尉官階層，以李叔元的經驗應該是不會犯下操縱的錯誤，如果是機件的故障李叔元也應該知道即時跳傘。可是百密總有一疏，無論是機件故障或是操縱失誤，李叔元就在這場意外中失去了寶貴的生命，而陳燊齡也失去了一位同在北平及東北作戰時的戰友。

年齡的增長使他對情緒的控制相當穩健，對好友的殉職雖然悲痛但是卻不流諸外表，然而內心深處卻如波浪起伏久久不能平息，他更想到如果這件事發生在自己身上，唐膠寵一個人帶著六個稚齡的孩子，生活將如何過下去？他不敢去想這些事，只有盡量讓自己充分的去準備每一次飛行，其餘的就只有聽「天命」了。

參大畢業時每一個學員都要交一篇論文，陳燊齡根據自己在軍中作戰部隊十餘年的經驗寫出了對空軍日後訓練與作戰的建議，文中沒有空洞的口號，只有確實可行的方法，這在學員中是相當的特殊，因為那時大多數的學員在寫畢業論文時都是找前期學長的論文來參考，然後換湯不換藥的改寫一遍。這種情形下陳燊齡那篇論文就顯得非常特別，結果那篇論文不但替他贏得了極高的分數更獲得了教官們普遍的讚賞。

十個月的參大正期班課程在民國51年5月結束，陳燊齡雖然課業及考試成績都名列前茅，但終因為請假的次數太多讓他僅在飛行

軍官中名列前茅，而無法取得全期前幾名的榮譽。

### 空軍上校—考核組副組長

民國51年5月間陳燊齡由空軍參大畢業，他當初以為畢業之後會派回四大隊當政戰室主任，因為那個職位是上校缺，而且當時的主任即將調職，如果真能調到那個職位不但離家近，同時大隊裡的一切事務也都熟悉，所以他一直希望能調到那裡任職。但是沒想到命令下來時竟是調總部考核組擔任副組長。

當時考核組的組長是冷培澍上校，陳燊齡在五大隊時就與他相識，但並不是很熟，事後陳燊齡聽說這次是他主動向總部要求將陳燊齡調到考核組擔任副組長。那時組裡的考核官孫以晨及張海勝均是17期的學長，以後期學弟擔任學長的直屬上司在空軍中實在是不常有的例子，然而陳燊齡卻有兩次這種的經驗，他每次都將這種情形處理的很好，絲毫沒有讓學長有心裡不愉快的尷尬場面。



民國51年全體考核組人員後排右起孫以晨、樓維華、冷培澍、張汝誠、喻可盈，前排左起祖凌雲、王心一、陳燊齡、劉憲武。

考核組只是總部作戰署下面的一個單位，但考核組組長卻是總司令直接了解各個部隊情況的耳目，每次考核完畢後組長都是親自向總司令報告考核經過，評定受考核部隊的戰力，所以那個單位雖然小，影響力卻不小。

冷培澍組長在陳燊齡到差之後便將組裡的一切行政事宜都交給他負責，這包括考核前的計畫擬定及考核後的講評與檢討，所以那段期間內陳燊齡不但走遍了全島的各個基地，考核了每一個作戰部隊，也熟悉了作戰計畫的擬定及許多參謀作業的技巧，同時也熟悉了總部內各個部門之間的協調運作。

每次考察的時候都是全體考核官一起出動，在沒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坐空運機抵達被考核的基地，到達基地後先通知作戰司令部將該部隊解除戰備，同時向聯隊長宣布即刻開始進行戰術考察。

一般戰術考察都是由考核組下達作戰命令，然後考核官就開始評審該部隊在接到命令後的反應，飛機出動時考核官也駕著一架飛機跟著出發一同執行任務，隨時注意該部隊執行任務時的精準程度，任務中的敵情顧慮及真正投彈時的命中率。

在民國五十年左右空軍中有四種戰鬥機〔F-86F、F-86D、F-100A及F-104A〕，一種噴射教練機〔T-33〕，一種偵察機〔RF-84〕，三種空運機〔C-46、C-47及C-119〕，兩種救護機〔HU-16水上飛機及H-19直昇機〕。為了要有效的考察各個不同機種部隊的戰力，每個考核官必須最少要有兩個機種的專長，加上每個噴射機飛行員都會飛的

T-33，就應該要有三種噴射機的專長。

陳燊齡那時專長機種只有F-100A及T-33兩種，為了符合規定，冷培澍組長建議他盡快的完成F-86F的單飛，因為那時空軍的五個戰鬥聯隊中有三個半是使用F-86F〔4聯隊使用F-100A，3聯隊有一個中隊是F-104A〕。於是陳燊齡先到岡山花了一天半的時間在MTD〔Mobile Training Detachment〕將F-86F的系統弄通，然後到桃園五聯隊由另外一位考核官劉憲武將該機的性能及操作程序解說一遍，之後立刻單機起飛完成了一次性能飛行。

完成F-86F單飛後的當天晚上，陳燊齡就駕著它隨著五聯隊的飛機出了一次夜間考核任務，起飛之前冷培澍組長還特別問了他一下有沒有問題，他笑著告訴組長F-100及F-86都是北美廠的飛機，兩種飛機系統極為相似，而F-100則較F-86更為複雜及快速，以他在F-100的經驗再回過頭來飛F-86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段期間考核組內真是人才濟濟，冷培澍組長不但在抗戰期間就立下赫赫戰功，換裝噴射機後又在民國45年721空戰中擊落米格機一架，47年924空戰中他又是當時的空中總領隊。他不但飛行飛得好也是絕頂聰明，平時為人也講義氣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缺點就是喜歡喝酒，而且逢酒必醉，醉後情緒就不易控制，所以每次考核完畢後當地部隊長做東請客吃飯時，大夥兒一定要注意不能讓組長多喝，但是在那在那種情形下他多半是喝的醉意醺醺。

空運機考核官孫以晨是上海名門之後，

高曾祖孫家鼐曾是清咸豐年間的狀元，光緒的塾師，祖父孫多鑫是上海阜豐麵粉廠的創始人，在這種多重政商的關係下，孫以晨並沒有藉家中的關係從商或從政，反而在抗戰期間投入空軍官校17期，雖然沒能在參與對日抗戰的戰役，但在剿共的戰役中卻是無役不從，後來在陳燊齡離開考核組之前，孫以晨為了能在反共的戰爭中做出更直接的貢獻，自願加入了那時空軍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的西方公司〔34中隊〕，駕著無武裝的P2V飛機在夜間以低空進入大陸蒐集中共方面的電子情報，不幸在民國53年6月間在山東上空遭中共擊落殉國。

F-86F軍刀機的考核官劉憲武在八二三砲戰期間曾擊落兩架米格17，砲戰過後曾被派往美國接受F-100A的教官訓練。短小精幹，是天生的飛行員料子，飛機在他的控制下幾乎可以做出任何動作。他也非常用功，在任考核官任內曾和祖凌雲一同執行「飛燕計畫」，大幅提高F-86F軍刀機的性能。

F-104的考核官祖凌雲是標準的四川人，第一批被選入F-104受訓的種子教官之一，飛行技術自不在話下，為人剛正，嫉惡如仇，筆下尤其了得，是空軍中少數駕駛桿及筆桿都要得開的人才。

考核組中既然有這許多人才，組長冷樹有一天提議由各考核官將當時空軍中所有的飛機集合起來做一次混合編隊。經過總部核准之後，在民國51年夏末舉行，那天參加混合編隊的飛機有T-33〔樓維華、王心一〕、F-86F〔冷培澍〕、F-86D〔張汝誠〕、F-100A〔陳燊齡〕、F-104〔祖凌雲〕、

C-46、C-47〔孫以晨〕及C-119〔喻可盈〕，這幾種飛機中F-100A及F-104的失速速度都超過那幾架運輸機的平飛速度，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將那幾架飛在一起編隊？最後決定由三架空運機編好隊形在前面飛行，五架噴射機編好隊後由後面向空運機接近，這時擔任空中攝影的RF-84在空中將攝影機打開，連續拍攝噴射機接近空運機時的景象，直到噴射機由空運機機腹下通過後才停止，這樣拍好的相片中看來就像是所有的飛機都在編隊飛行一般。

那次混合編隊在中華民國空軍史上是空前，也是絕後的壯舉。

### 空軍上校—副大隊長

民國52年4月底，陳燊齡在考核組任職滿一年之後被調到台中清泉崗基地擔任3大隊副大隊長。

那時3聯隊的聯隊長是原來陳燊齡在嘉義4聯隊時的聯隊長司徒福少將，他對陳燊齡的



民國51年攝於CCK機場上空，時任考核組副組長，F-104A祖凌雲、F-100A陳燊齡、T-33樓維華與王心一、F-86D張汝誠。

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陳燊齡在換裝F-100A時的表現更令他讚賞，所以當副大隊長一職出缺時他第一個就想到陳燊齡，並請人事署將他調到3聯隊。3大隊大隊長那時是郭汝霖〔14期〕上校，陳燊齡於民國42年由美國學成噴射機儀器教官訓練回國後，在台南基地任職時曾與郭汝霖一同任教官，這次被調到3大隊是兩人第二度共事。

大隊長郭汝霖在陳燊齡報到的第一天就先將整個大隊的情況向他解說一遍：8中隊是空軍唯一飛F-104A的中隊，完成戰備已經兩年多。7中隊那時正在換裝F-104G，尚未完訓。28中隊是整個大隊中唯一還在使用F-86F的中隊，也是那時三個中隊中飛機與人員最多的中隊，而那個中隊也正是大隊長郭汝霖要陳燊齡多花些心思注意的一個中隊，因為當時28中隊不但飛機多，人多，任務也是最忙，但是所使用的卻是三個中隊中最落伍的一種飛機，這對28隊的隊員來說多少是會有些心理上的不平衡。

陳燊齡因為尚未飛過F-104，再加上大隊長如此的吩咐，所以很自然的將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28隊上，同他們一道兒飛行，出任務。也因此他很快的就和28隊裡的每一個人混得很熟，整個隊的士氣也因此提昇了不少。

剛調到清泉崗時，陳燊齡還是只有在休假時才回嘉義的家裡，後來因為來回奔波實在麻煩而且費時，所以就向隊上申請眷舍，那時剛好地勤的貿易九村有兩間連在一起的空房，於是陳燊齡就將兩間一同申請拿下，將中間打通成為一間大的眷舍，這樣才將八

口之家全擠進去，不過剛搬到台中時老大曾緯因為已經在唸初中三年級，為了不耽誤學業，當時就讓她暫時還留在嘉義，住在外婆的家裡，等初中畢業後再到台中去考高中。

就在他剛接任副大隊長一職不久，新竹11大隊就出了一件大事，43中隊的上尉飛行官徐廷澤在6月1日的一次訓練飛行中，駕機叛逃投共！

剛由大陸撤到台灣來的那幾年，空軍中是有一些人因為不滿當時的狀況，或其他的因素而駕機叛逃回大陸，但是最近十年來台灣整個社會都已日趨安穩，而相反的大陸的情況則是動盪不堪，前一年〔民國51年〕大陸與香港邊界的逃亡潮還曾引起國際的注意，徐廷澤在這時叛逃投共，實在是讓人無法了解他的動機。

據後來調查的結果，徐廷澤是因為上街買鞋時，被店員譏笑軍人窮酸而與店員起了肢體衝突，事後憲兵又不分青紅皂白以打架滋事為由將徐廷澤囚禁了幾天，這件事讓他心中充滿了委屈，在申訴無門的情況下，他鋌而走險駕機投共！

由此看來，整個事件的導火線只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並沒有任何政治理念的問題，然而這一時的衝動已對國家及空軍做出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在檢討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之後，國防部做出了亡羊補牢的補救措施，由即時起所有飛行人員的每月飛行加給增加一倍。這個德政頓時讓所有的飛行軍官家中喘了一口大氣，尤其是對家中有六個小孩的陳燊齡來說，更是減少了不少經濟上的壓力。

陳燊齡事後在想起這件事時，心中雖然覺得多發的薪水會讓飛行人員花錢時不再拮据，但是他不認為其他的飛行員會因為經濟上的困難而做出如此失節的事情，徐廷澤的直屬長官應該注意到他心理的問題，適時的給予輔導就應該可以避開這次不幸的事件。

這件叛逃事件，雖然導致了所有飛行人員的加薪，但是也有它的犧牲者。除了2聯隊、11大隊及43隊的直屬主官被立刻調職之外，還有間接的受害者，那是因為政戰人員發現徐廷澤在進入空軍官校之前曾在陸軍服役，並在徐蚌會戰中被中共俘虜過。其實這件十多年前的往事和他今天的叛逃沒有任何關係，然而上級下令將當時所有空勤人員的資料徹底清查一遍，然後將所有曾被中共俘虜過的人全數停飛。陳燊齡最要好的同學—張汝誠—就因有被俘歸來的背景而被停飛！

當陳燊齡知道這件事之後，心中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張汝誠在中尉期間是在執行作戰任務時被敵人地面砲火擊落，並非自願投共。釋放歸來之後在軍中曾立下不少功勞，曾經擔任過空軍第一個全天候戰鬥攔截機中隊〔44中隊，F-86D〕的中隊長，這樣的一個優秀人才卻在敵人未發一彈的情況下，被我方自己的政策廢掉武功，這真是一件親痛仇快的事。然而這是一個既定的政策，以陳燊齡當時的職位是無法進言去改變任何事實的。

民國52年10月間非洲達荷美共和國總統來華訪問，參觀的節目中有一項是在左營海邊所舉行的三軍聯合登陸演習。演習中空軍所擔任的項目是對登陸灘頭的火力壓制，三

大隊的F-86機隊被指定在演習當天執行這項對地任務。

為了慎重起見，聯隊長決定派陳燦齡擔任那次演習機隊的領隊，因為整個任務由起飛到對地攻擊及回航都是在低空進行，所以陳燦齡特別在任務提示時提醒僚機要隨時注意油量。

越是擔心油量，偏偏就是油量出了狀況。那天飛機起飛之後先飛往嘉義北邊的空域待命，在待命的時候陳燦齡接到地面管制官的通知，要空中機群晚十分鐘進入演習現場，一聽之下他頭皮一陣發麻，油量本來就很不充裕，再加上這計畫之外的十分鐘航行將使情況更加緊急，然而當時他除了通知僚機們收減油門減低空速，以期節省一些燃油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來改變情況。

雖然飛機空速已經減到180哩，但是油表指針還是持續不斷的向下快速滑落，照這樣子下去說不定還沒進入演習區就會有飛機要到Bingo油量，他隨即決定如果真是那樣，他將帶著整隊飛機轉降台南。

好不容易熬到他們那批飛機進入的時刻，當他正帶著機群離開待命空域轉向左營演習區飛去時，二號機李作復中尉呼叫「Bingo」，他很快的在心中算了一下，覺得二號機的油量雖然不夠飛回清泉崗但該可以撐到台南，所以他還是按照原計畫帶著八架軍刀機進入演習區域，對著岸邊的靶標投下汽油彈。

投彈之後在一片桔紅色的火焰中，陳燦齡帶著編隊中的飛機昂首爬高，他沒有時間回頭去查看投彈的準確性，只想盡快的帶著

僚機回去落地，在爬高的當兒他詢問各個僚機的餘油存量，發現只有二號機的餘油低到三百磅左右，其餘各機的餘油都還可以直接飛回清泉崗，所以他臨時決定讓三號機帶著其他幾架飛機回基地，自己帶著李作復轉降台南。

三百磅的燃油以F-86的耗油量來算，由左營飛到台南也是相當的緊促，陳燦齡一面聯絡台南塔台要求緊急落地，另一方面還隨時注意著僚機的狀況，希望僚機不要在進場之前油盡停車。

那三百磅的燃油勉強的讓李作復支持到進場，但也只限於進場而已，他的飛機在跑道上油盡停車，必須藉拖車拖離跑道。

事後他覺得自己當年在長春迫降時，心中都沒有像這次帶著李作復落地那麼緊張，幸好只是虛驚而已。

### 空軍上校—大隊長

民國53年8月底，司徒聯隊長及郭大隊長一同到台北開會，陳燦齡留在清泉崗代理大



民國53年攝於台中清泉崗基地F-104G前，時任三大隊大隊長

隊事務。他們走後第二天陳燊齡就接到司徒聯隊長由台北打來的長途電話，交代他務必在一個星期之內完成F-104的換裝。

在這之前，28隊已經由當年五月開始換裝F-104G，原來的F-86都已轉交給其他三個還在使用的軍刀機的部隊〔1，2及5聯隊〕。陳燊齡因為換裝時的雜事太多，所以雖然已經完成了F-104的MTD訓練，但是總沒有時間去真正的上飛機完成換裝。

接到聯隊長的命令之後，他就安排范鴻棣及張光風兩位教官到他的辦公室內來替他上飛機的學科，然後請教官用TF-104G雙座機帶他飛兩課之後，第三課他就完成了單飛，單飛之後的五天之內他將包括夜航在內的十二課換裝課目完全飛完，確實在接到命令之後的一星期內完成了新機換裝。

完成換裝之後還不到一個星期，總部發表陳燊齡接任三大隊大隊長，那時他才明白為什麼司徒聯隊長要他在最短期間內完成F-104的換裝，因為那時有少部分高期〔15至17期〕的學長們都有資格但是還沒輪到當大隊長，讓他完訓F-104後接任三大隊大隊長則屬順理成章之事。

民國54年左右時，美軍為了要支援越戰，在清泉崗的駐軍已超過兩千人，這其中包括了原來就有的顧問團人員及後來進駐的一個C-130運輸機聯隊。同一個基地中有這麼多外籍軍隊進駐，身為大隊長的陳燊齡就無形中肩負了許多兩軍之間的協調工作。

大隊長的工作本來就很繁忙，三個中隊的作戰與訓練就佔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現在再加上美軍方面的協調工作，他更是有忙

不過來的感覺，他的副大隊長張少達因為英文很好，所以美軍方面的事幾乎都是由他包辦，這樣雖然替陳燊齡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是相反的也就沒有時間來協助他處理三大隊本身的事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也想幫助因徐廷澤事件而被停飛的張汝誠，陳燊齡想出了一個兩全的法子。

他先向司徒聯隊長報告當前的情況，說明以當前的情形來看三大隊其實與其他的大隊不同，因此需要兩位副大隊長，一位專門負責與美軍之間的協調，另一位負責協助大隊長對大隊本身的作戰與訓練。當時的副大隊長張少達已經擔起了對美軍方面的協調與聯絡，所以他需要另一位副大隊長來協助他大隊裡的事務，再者那時三大隊有兩個中隊是使用全天候的F-104G〔八隊的F-104A並沒有全天候的功能〕，而張汝誠曾擔任過空軍中唯一全天候戰鬥機中隊〔F-86D〕的中隊長，對全天候作戰有相當的心得，所以請張汝誠來擔任另一位副大隊長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

司徒聯隊長非常同意陳燊齡的看法，也很樂意將張汝誠調過來，但是他了解總部內部的情形，在那個大衙門裡想將事情辦妥，並不是光靠講理，還要知道如何去運作。他知道這件事如果經由正常管道提出申請，連人事署的第一關都無法通過，所以他告訴陳燊齡，先將整個事由寫成一個報告，司徒聯隊長本人只在報告上蓋章表示知道這件事，而不做任何評斷，然後陳燊齡將那份報告直接帶到台北呈交給總司令本人，請他裁決，這樣事成的機會才會比較大。

一個星期之後，陳燊齡趁著到總部開會的機會，將一份司徒聯隊長已經簽章後的報告面呈徐煥昇總司令，徐總司令仔細的將那份報告看了一遍，並問了他一些問題之後很快的就批准了他的請求，並讓他直接將報告送交給人事署去辦理。

人事署署長在接到那份總司令已經批准的報告後，先是怪陳燊齡沒有按照正常手續來辦這件事，然後又嫌他沒有先和人事署打聲招呼，但是陳燊齡卻沒有做任何的辯白，反而以很了解的口吻向署長解釋，這件事如果按照正常手續來辦，署長即使有心幫忙也無法批准，因為實在是於法無據，直接由陳燊齡本人向總司令申請可以省去署長一些不必要的煩惱，再說如果總司令不答應的話，也不會怪罪到人事署。

增設副大隊長一事就這麼輕輕鬆鬆的弄妥，張汝誠也在最短期間內到三大隊去報到履新。但是這件事卻讓陳燊齡對張少達有些歉意，因為張汝誠的期別比張少達高一班，讓張汝誠到三大隊來和張少達一同擔任副大隊長勢必使張少達接任三大隊大隊長一事產生變數，幸好張少達也相當了解陳燊齡做這事的用意，並沒有任何不滿之情。

接任大隊長一職之後第一個重大任務就是國慶日閱兵大典中的空中分列式，那年參加空中閱兵的飛機計有：32架T-33，64架F-86F，12架F-86D，16架F-100A，16架F-104，9架C-46，9架C-47及9架C-119，要

將這一百六十多架性能與速度都不相同的機隊分秒不差的在指定時間到達總統府上空，並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有條不紊的通過閱兵台，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由八月多開始每個聯隊就開始了各自的演練，九月下旬之後整個空中編隊也在總領隊徐華江少將的率領下實際編演了好幾回。

那16架F-104是由七中隊的中隊長鄭茂鴻〔26期〕中校領隊，所有參與的飛行員也都是由七隊與八隊中所挑出來相當有經驗的隊員，這樣強勢的陣容加上一個多月的預習該是演習成功最大的保證，然而那次的空中閱兵竟因為大編隊飛行高度太低的關係而導致兩架F-104的相撞與兩名優秀軍官的殉職<sup>1</sup>。

剛接任大隊長就在這麼重要的場合裡發生如此重大的失事案件，尤其當時三大隊還是裝備著全空軍中最新的機種，卻犯下這種難以理解的錯誤，陳燊齡心中真是難過萬分，他覺得即使當天他並不是空中領隊，他也必須對整個事件負責，他當時就決定必須加強整個大隊的訓練以求這種事件不再發生。

在那次撞機事件中，有一件小事使他對七中隊的唐飛少校〔32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當王乾宗上尉〔38期〕的飛機撞上林鶴聲少校〔34期〕的飛機之後，由空中總領隊到F-104機領隊都沒有下達任何指令來處理這件突發事件，整個無線電中都充滿了互相詢問與叫囂的聲音，那時飛在F-104編隊最

1 請參閱「跳傘！跳傘！」一文。

後面的唐飛少校卻即時的表現出他的大將之風，他沉著的呼叫所有在空機保持無線電靜默，雖然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指令，但是整個大編隊的所有飛機卻在他冷靜而權威的口氣中安靜了下來，接下來F-104的總領隊鄭茂鴻中校才下令讓另一架飛機前去伴隨飛機已經受損的張甲上尉〔39期〕。那時陳燊齡雖然不在空中，但是由無線電中他卻深深的感受到唐飛少校在慌亂中所保持的冷靜。

撞機事件一個多月之後，空軍總部宣布一年一度的總統親校將在12月於清泉崗基地舉行，並定名為「武昌演習」。那次演習中除了有大規模的空中編隊之外，同時也要各型飛機做出性能表演，這包括了F-104的高速鑽昇，F-100的對地炸射，F-86的空中纏鬥及C-119的重裝備空投，此外還安排了一百架〔25架F-104，50架F-86及25架F-100〕的各型飛機在地面接受校閱。

司徒聯隊長是那次演習的總指揮官，在演習籌備期間他所下的第一個命令就是讓陳燊齡擔任那天空中分列式的總領隊，帶領一百多架飛機接受校閱。

計畫與預習期間陳燊齡將演習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詳細的研究過，這包括執行演習時的天氣最低標準，機隊進入時的高度與速度，各種不同機型間的距離等等，每個方案之後還有備用方案，緊急事件發生時的應對方案，他絕對不允許有國慶閱兵時慘劇再度發生的可能。

演習那天天氣出奇的好，碧空無雲，陳燊齡帶著12架F-104分成四個三機標槍隊形以低空高速〔100呎，500哩〕在10點整準時

通過閱兵台後拉開了演習的序幕，他那12架飛機在通過閱兵台後急速拉起，以大角度直衝向四萬呎高空，在通過三萬呎空層時那批飛機在藍天中畫出了12條凝結尾，這個壯麗的景觀不但表現出了F-104優異的高速鑽昇性能，也替當天的清泉崗上空留下了歷史的一幕。

那天各型飛機的演出都相當的成功，表演完畢後所有飛機都轉降嘉義機場，陳燊齡因為是大隊長要接受總統點名，所以他是當天唯一在演習期間降落清泉崗的飛機，他的飛機落地後剛脫離跑道就有一輛吉普車等在那裡，他將飛機停妥後跳上吉普車，在車子開向禮堂時脫下飛行衣並換上軍常服，進入禮堂等候總統點名。

武昌演習過後陳燊齡被記大功一次，然而他心中卻覺得最重要的是他已經一雪國慶閱兵時撞機的恥辱，重振了三大隊的士氣！

民國54年8月6日，氣候非常的壞，傾盆大雨由前一天下午開始就沒有停過，清晨三點多鐘時，在機場宿舍裡睡覺的陳燊齡突然被電話吵醒，作戰組組長通知他作戰司令部已下令，擔任警戒的四架F-104進入座艙待命姿態，隨時待命起飛。陳燊齡一聽之下知道情況緊急，於是趕緊起床，趕往警戒室。

當他趕到警戒室之後，由作戰組組長處知道事情的大概：海軍「章江」「劍門」兩艘軍艦在大陸沿海東山島附近執行特種作戰任務時遭到中共海軍多艘魚雷艇的攻擊，需要空軍緊急支援。就在三大隊的F-104進入座艙待命之際，四大隊的F-100也已經完成掛彈待命起飛，等作戰司令部下達出發命令之

後，F-104將負責制空掩護任務。

聯隊長張濟民少將沒多久之後也趕到警戒室，在聽完陳燊齡向他報告過狀況之後，他順口問了一下當天晚上是哪四個人擔任警戒，當他發現擔任二號機的飛行員是一個剛完成戰備的中尉時，他絲毫不加考慮的要求立刻換人，陳燊齡猶豫了一下，因為通常聯隊長對於任務人員的派遣並不參與意見，那天也許一來是任務特殊，再來也因為該中尉是第一次執行夜間警戒任務，所以聯隊長希望換一個較為資深的人員來執行這個作戰任務。

陳燊齡也知道那個中尉的經驗不足，但是他認為既然已經完成戰備就表示訓練合格，可以擔任作戰任務，如果當場換人不但表示上級派遣不當，而對那名中尉來說也是一項挫折。所以陳燊齡當時向聯隊長婉轉的表示在那個情況下實在不宜換人，而聯隊長在聽了他的解釋之後也就不再堅持。

那天清晨四點多時，終於收到了作戰司令部出發的命令，四架F-104帶著狼嘯的吼聲衝盡了黑暗的夜空，但是趕到海戰現場時卻不見任何船艦的蹤影，我方兩艘軍艦已被敵艦擊沉。

「章江」「劍門」被擊沉之後，國防部在痛定思痛之際，決定要主動進擊大陸以雪前恥，這個進擊的任務就落在三大隊的肩上。

根據國防部所擬定的作戰計畫，三大隊

將派出八架F-104G戰鬥機各攜兩枚響尾蛇飛彈，分兩批進入大陸，如果中共方面有任何攔截的舉動，我方飛機不必另行請示即可逕行接敵。

陳燊齡在接到命令之後，當即決定身先士卒親自領隊出征，副大隊長張汝誠也自告奮勇要擔任副領隊隨同出發，於是我方F-104部隊第一次出襲敵陣的作戰任務所排出的陣勢就是：大隊長陳燊齡率領四架飛機由金門方面進入敵區，副大隊長張汝誠率領另四架飛機由汕頭方面進入敵區<sup>2</sup>。

執行任務那天，八架飛機完全保持無線電靜默，起飛時沒有聯絡塔台，起飛後也沒有呼叫戰管，一直保持軍用最大推力直奔大陸。陳燊齡以兩萬呎高度由金門北邊進入大陸後繼續西飛，一直到深入大陸五十哩的地方才開始迴轉盤旋，等待中共軍機前來攔截。

那天飛在大陸上空時他的心情十分的複雜，他知道如果有任何敵機起飛攔截的話，他及他的僚機們一定會將敵機擊落，這是在軍中多少年來受訓後的直覺反應，但是他的天性卻不是好戰的，當初參加空軍為的是保衛國家，抵抗外辱，然而他這輩子卻沒對外國人開過一槍，所爭戰的對象都是中國人。為了不同的理念，也為了捍衛和自己一樣信仰的國人，在戰場上他對敵機開槍時決不會遲疑，不管對方飛機內坐的是哪一國人士，事後也絕不會後悔，只是他會想到什麼

2 因年代已久，陳燊齡只記得他的僚機中有關永華少校，張汝誠的僚機中有孫平少校，其餘四人的身分均已淡忘。

時候兩方主政人士才會有那種大智大勇以非武力的方法來解決雙方的差異？

然而那天中共卻一點反應都沒有，想來中共方面由雷達測知我方飛機的速度及高度，不敢起飛攔截，二十五分鐘之後因油量關係陳燊齡按照當天的計畫帶著飛機回航，飛出大陸前的一剎那他再回頭對著神州投下最後一瞥，那是他此生中最後一次飛臨大陸上空，也是軍旅生涯中最後一次執行深入大陸的作戰任務。

民國50年代初期時因為三大隊所使用的飛機是當前最新式的戰鬥機，所以基地內駐有美國空軍顧問，組長是一位蘇爾斯中校〔Lt. Col Sowers〕，他為人非常熱情，但同時也非常驕傲。有一天28中隊中隊長溫森堯中校〔25期〕在帶飛新進人員時，因進場時測場過高，以致飛機一直衝到清除區才停妥，陳燊齡得到消息趕到現場時，見到蘇爾斯中校已經先他而到，並且正以非常不客氣的態度對溫森堯中校質詢，陳燊齡見到這種情形，立刻讓蘇爾斯中校閉嘴，並以英文告誡他不應該以此種態度對待友軍同階級之軍官，說完之後不等他答辯就帶著溫森堯中校及其前座受訓人員搭車離去，讓蘇爾斯中校一人站在那裡發呆。

幾天之後在中美聯席會議上，蘇爾斯中校向張濟民聯隊長表示他極想為三大隊的飛行員們提供一些技術指導，但不知道該如何提出，陳燊齡聽後立刻舉手發言，表示很樂意接受顧問的協助，但是不能接受他的態度，張聯隊長聽了之後先是指示翻譯官不必翻譯，但是陳燊齡堅持請翻譯官翻譯，並表

明不然的話他自己可用英文直接表達，至此張聯隊長始示意翻譯官將陳燊齡的話翻譯給在場的美軍，蘇爾斯中校聽了之後並沒有不滿的表情，只是未再做任何表示。

此後幾個月間蘇爾斯中校並未再提出任何意見，而且避免接觸，造成僵局。直到美軍314空運聯隊進駐清泉崗時，蘇爾斯中校為進駐事宜親自打電話給陳燊齡請求協助，陳燊齡立刻請他到辦公室面談，並請基勤大隊長盡量協助蘇爾斯中校的請求，至此干戈化玉帛，兩方日後竟成為相當好的朋友。

民國54年中期，蘇爾斯中校調差時，3聯隊為他舉行歡送餐會，在會中他贈送每一位主官一份禮物，唯有送陳燊齡兩份禮物，他特別解釋因為在CCK飛行時他曾多次擔任陳燊齡的僚機，多的那一份是他送長機的禮物。

蘇爾斯中校調離CCK之後被調到歐洲，兩人時有信件往來，直到他在歐洲飛行殉職為止，直至今日陳燊齡仍對他懷念不已。

### 空軍上校—三軍聯大

在軍中如想要擔當上校以上的主官職位，除了要精於本身原來的專長之外，尚要有指揮統馭方面的訓練。軍中為了培養此類人才，每年都在三軍聯合大學開設正規班來訓練上校以上的人才。

民國55年7月，在擔任大隊長一職即將屆滿兩年之際，陳燊齡考入正規班15期受訓，張汝誠接任三大隊大隊長，張少達則派到新竹的十一大隊任大隊長。陳燊齡非常欣慰張少達並沒有因為張汝誠的關係而耽誤升任大隊長的時機。

三軍聯合參謀大學位於台北大直，所有受訓學員都住在學校宿舍裡，週末的時候才能回家。陳燊齡在經過三年多的部隊生活後，換到學校的環境裡頓時使精神放鬆許多，他再不必擔心半夜有人打電話找他，也不必為敵情與作戰而煩惱，在參大的那十個月不但是讓他學習到更多的三軍聯合作戰的參謀作業，更重要的是他得到充分的休息與充電的機會。那時雖然他還不算是老驥，但是他卻真是「志在千里」。

陳燊齡他們那期同學中階級最高的是一位陸軍少將，其他的都是來自三軍各個不同單位的上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專長，也有不一樣的經歷。在課堂上討論戰略與戰術的運用時，每個人都會根據他本身的背景提出相關的看法，這對陳燊齡來說是另一種經驗，空軍官校畢業二十多年來，所經歷的都是空軍方面的事務，對戰局的分析也都是由空軍的看法做出發點去考量，經過三軍聯大的聯合參謀作業訓練之後他的想法似乎豁然開拓許多，這對他日後的軍旅生涯有相當大的幫助。

在參大課餘時陳燊齡花在俱樂部彈子房裡的時間超過在圖書館裡的時間，那時他在同學中的撞球技術是所向無敵的，這讓許多陸軍及海軍的同學以為他在部隊裡的時間都是耗在打撞球上，然而他在課業上的成績卻也總是讓那些陸海軍的同學跌破眼鏡，因為雖然他並沒有花許多時間在書本上，但是他上課時卻相當注意教官所講的課目，同時對同學之間的討論也相當的參與，他一直覺得他只需要知道課本中所說的大概，其餘的就

靠自己的領悟去發揮，沒有一個將軍是光靠書本打勝仗的！

那些同學中有許多人都是由南部的單位來的，放假時空軍學員當然都是搭空運機回南部，陸海軍的學員雖然也都有資格搭乘空軍便機，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如何去申請機票，而陳燊齡卻自告奮勇的替陸海軍同學安排搭空運機往返南部，這舉手之勞不但替大家節省許多的時間，更讓他在同學中贏得了「熱心服務」的頭銜。

在校期間有一次交心會，每個學員都要上台去說一段自己人生中最得意與最失意的事情。大家都是煞有其事的去仔細回想此生中的高潮與低潮，輪到陳燊齡上台時他提起當年在西工報考空軍時，那個張警官本來因他體重不足而要將他刷下，在幾個同學的關說下張警官勉強在他的體檢證上蓋下合格的官印，但卻再將體檢證發回陳燊齡時揶揄了他一句：「好吧，就讓你去吧，不過我看過兩天你還是會給淘汰回來！」

陳燊齡表示在他拿到體檢合格證明時，是他此生最得意的時候。

如今在他當到全世界飛得最快的戰鬥機大隊大隊長時，他卻找不到張警官，這正是他此生最失意的事！

在大夥正經八百的說得意與失意的人生經驗時，他的這番發言引得全體學員捧腹大笑，也更讓人覺得他除了在課業上名列前茅之外，更有活潑幽默的一面。

畢業的時候每個學員都須繳交一篇論文，陳燊齡所寫的是對空軍的回顧與前瞻，文中他沒有長篇大論，只是簡單的將他的想

法闡述清楚，那些教官們在看慣了八股般的長篇論述的時候，突然見到一篇簡單扼要的論文，自然是耳目一新，給了他相當高的評價。

根據慣例，三軍聯大的畢業生並不排名次，但是總統在畢業典禮時也都會召見成績最好的前五個人。民國56年5月陳燊齡那期畢業前，校方告訴他在畢業典禮那天要注意服裝及儀容，同學中的學員長也告訴他他將是總統召見的前五名之一。

結果畢業典禮那天總統卻一反常例，並沒有召見任何畢業生。陳燊齡在領了畢業證書的同時，也得知他將前往空軍總部政戰部政四處任處長一職。

### 空軍上校—政四處處長

在空軍升遷的管道中政戰一職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中隊階層中有輔導長一職，大隊階層有政戰室主任一職，都是由飛行人員擔任。但是陳燊齡因為在中隊階層時由作戰長直昇副中隊長，大隊階層時又是由總部考核組副組長升任副大隊長，因此他從來沒有政戰方面的工作經歷。

在他三軍聯大畢業時，長官們考慮到他欠缺那方面的經歷，同時總部的政戰部主任吳寶華將軍也指名要求調陳燊齡前去政戰部任職，因此他就在民國56年5月聯大畢業後被派到總部政四處任處長一職。

陳燊齡在政四處任職之初，長女曾緯也在同年考取了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於是在那年九月開學之前他將家由台中搬到台北，在台北因為沒有眷舍，他只得先在松山新村租了一棟違章建築的房子，一家八口擠進去

總嫌連轉身的空間都沒有，雖然曾想租大一點的房子，但是台北的房子租金太貴，如果不是吳寶華主任特別津貼的話，以他一個上校處長的薪水，連這棟小的違章建築都租不起。

政四處雖然說的是主管全軍的保防安全，但是實質上工作的方針卻是替空軍軍士官兵們排難解紛為要點，尤其是對飛行人員，要更注意他們的思想、倫理、交友、社會關係及發展前途，如果有困難時予以協助。

政四處裡有一個辦公室，稱為空勤人員服務中心，辦公室主任由一位飛行兵科的副處長擔任，這個辦公室是特別為了照顧飛行人員及替他們解決困難而設立，過去曾有現役飛行人員因為家庭或財務上的問題無法解決，而發生叛逃事件，而政四處則希望在這類事情發生之前就找出事情的癥結，而加以解決。

曾有人向政四處反應一位3聯隊的飛行員因為家庭欠債太多而心情不好，空勤人員服務中心在得到消息之後主動找那位飛行員來懇談，發現那筆債是那位飛行員的父親所欠下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四處還特別找出一筆款項來替那位飛行員的父親還債，那筆款項則由飛行員以後每月無息分期攤還。

還有一次是一位在八二三砲戰時與中共飛機相撞跳傘後被俘的飛行員張迺軍上尉，被俘歸來之後在戰管單位服務，當時的制度下許多人對「被俘歸來」的人員都像見到瘟疫一樣的躲避，唯恐被政戰人員記上一筆以後自己日後的升遷也受到影響。這種情形張

迺軍本人也非常清楚所以他也沒多在意，但是當他交了女朋友，在論及婚嫁時女方家長卻也因為他曾是被俘人員而試圖阻擋這一姻緣時，他就無法忍受這樣的待遇了，一時間他的精神與士氣低落到連部隊長都警覺到的地步。部隊長將他的情形報告到政戰部，政戰部再轉給政四處去處理，陳燊齡在接到這個個案時，他先將張迺軍上尉請到政四處去談一談，了解一下事情的癥結，然後他親自帶著張迺軍上尉到他女朋友李小姐家裡，向女朋友的尊翁解釋當時空戰的情況，他以個人的經驗說明在瞬息萬化的空戰現場中，能在飛機與敵機相撞後跳傘逃生，這本身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被俘一事只是因為空戰發生在敵陣上空而不得已的後果，而張迺軍上尉在為共軍拘留十個月之後仍然堅持要回到台灣，更證明了他對國家的忠貞。

在陳燊齡說之以情，講之以理的勸說下，李小姐的父親終於同意了這件婚事，而陳燊齡在他們的婚禮上也成了當然的介紹人，這是他在政四處處長任內相當得意的一件事。

由這件事他想起了當年因徐廷澤叛逃之後，所有曾遭中共俘虜過的空勤人員都被調離空勤職位，許多優秀的人才就被這種莫名其妙的政策給犧牲掉了。現在既然他已經在政四處任處長一職，他覺得他應該在這件事上作一些調整，免得以後再有類似這種情形發生。

他先將當時空軍中曾經被俘過的名單整理出來，然後親自將每一個人的資料詳細的審察一遍，最後他發現所有被俘歸來的人

員忠貞程度都不容懷疑，尤其是許多人都還是在大陸上剿共時曾經短暫的被俘過，如今二十年都過去了，那些人在軍中也從來沒有不良的紀錄，實在沒有理由因為曾經被俘就一直懷疑他們。於是他將那些人曾經被俘的資料由他們的個人檔案中取出，另案處理。在這件事上他相信他作出了對國家及對那些曾被俘的人員雙方都有利的事。

政四處除了處理現職軍人的困難之外，也要兼顧到殉職人員的家屬。三大隊的關永華少校在民國56年11月間於一次地靶任務中失事殉職。當陳燊齡聽到這個消息時，腦海中立刻浮起了他生前調皮、幽默的影像，關永華是個勇敢善戰的空中鬥士，在他調到3大隊之前，曾在11大隊飛F-86軍刀機時擊落過中共米格機一架，陳燊齡在最後一次率領機群進入大陸執行作戰任務時，關永華就是他的二號機。他殉職之後，家中遺有妻子及兩名稚齡女兒，三大隊的政戰部門要求總部政戰部協助替關太太在公家機構中找一個職務，以便多一份收入來彌補撫恤金的不足。陳燊齡於接下這個案子之後，先去見當時的總司令賴名湯將軍，請求他出面寫一封信給台中臺灣銀行的經理，然後由陳燊齡帶著那封信到台灣銀行去，當面請求經理雇用關太太，該經理也相當配合的立刻將關太太張玉玲女士雇用，而張女士也在那個單位一直工作到退休。

民國58年初夏，陳燊齡已經在政四處任職近兩年，一切事務都已經車熟駕該是不會有任何差錯的時候，然而這時卻出了一件讓人無法理解的叛逃事件。

那年5月26日下午空軍官校呈報該校的一架編號3024的T-33教練機，由教官黃天明上尉帶飛50期飛行生朱京蓉時失蹤，失蹤前該機並未報回任何緊急情況，馬公戰管對該機的最後飛行紀錄是在台海上空航向270度。總部在接到這一個消息時第一個想法就是飛機可能在海上突然遭遇重大機件故障，飛行教官無法及時改正而導致飛機在海上墜毀，因此立即派出救護隊上的水上飛機沿著該機的航線搜索，希望能發現任何蹤跡。

經過一天的搜索之後，在海上沒有發現任何線索，然而監聽大陸的單位卻由大陸方面的廣播中，獲知該機已在當天下午叛逃，這個消息對於陳燊齡來說真有如晴天霹靂，他的職務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防止飛機叛逃，他也確實覺得他盡了力，但是那兩個人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有叛國的念頭呢？

空軍官校方面將那兩人的資料送到總部時，大家也實在看不出任何叛逃的理由，教官黃天明上尉是空軍子弟，可以說是喝著空軍奶水長大的，目前已經結婚與太太一同住在官校的眷村裡。學員朱京蓉也是空軍子弟，背景相當單純，在幼校及官校期間都沒有任何思想上的問題。

政戰部門由監聽單位送來的錄音帶中發現中共除了宣布那架飛機的機號及兩位機員的姓名外，並沒有提及那兩人的籍貫及背景，更沒有提供相片，因此懷疑那架飛機可能在大陸境內失事，兩人均已殉難，中共僅藉著飛機殘骸及飛行衣上的名牌而發表新聞。但是飛機怎麼會飛出訓練空域誤入大陸呢？

剛作出這樣的判斷沒幾天，中共就發表了那兩個人的相片，由照片上看來兩人面色沉重的站在那架飛機前面，尤其是學員朱京蓉更是滿腹心事的模樣，由那張相片上看來最少朱京蓉該是被迫前往敵區，而不是合夥的從犯。然而那張相片卻沒有回答最重要的問題，教官黃天明為什麼要叛逃？

後來經過對當事人的鄰居及學校隊職員訪談的結果發現，教官黃天明在當天下午第一批帶飛另一學員時，曾有精神不繼，在飛機上打瞌睡的情形。根據這項資料判斷，該是在他帶飛朱京蓉時，又陷入瞌睡，學員朱京蓉在後座的罩子下見不到外面的景象，而教官對他的指令又是保持航向270度，在沒有教官下一步指令之前，學員只有照著270度的方向飛去而不敢有任何其他動作，而當教官醒了之後發現飛機已經進入大陸，那時飛機的餘油已經不容許再往回飛到台灣，因此只有擇地降落。

雖然這只是政戰人員的推斷，但是卻相當合乎邏輯，尤其是黃天明並沒有任何舉動或是向任何親近的人透露有什麼不滿的情緒，所以這個叛逃事件就以意外誤入敵區作為結論，而沒有論及任何思想問題。

戰管人員未能及時發覺該機進入敵區也是這次事件的一大原因，所以當班的戰管人員受到了應得的處分。

陳燊齡也因身負空軍保防的責任，所以也被記過一次。

後來幾個月之後敵後工作人員所傳回來的情報發現事實與政戰部的判斷相去不遠，兩人誤入敵區之後因燃油不足無法飛返台灣

於是在廣東惠陽縣的一處河灘迫降，落地之後兩人急忙脫下飛行衣，向河下游潛逃，這是為什麼中共最初發布的消息中只有機號及飛行員姓名而沒有相片的原因，第二天兩人被捕之後才又被迫穿上飛行衣再在飛機前面照了那張相片。

### 空軍上校—3聯隊參謀長

民國58年8月3聯隊少將聯隊長周石麟向總部人事署要求調陳燊齡到清泉崗去擔任參謀長一職，因為當周石麟本人在3聯隊當參謀長時陳燊齡剛好在三大隊任大隊長，兩人之間的合作默契相當良好，而且那時陳燊齡是當時空軍中少數具有F-104資格的聯隊參謀長人選，所以在3聯隊參謀長出缺時他立刻向人事署要求調陳燊齡前往任職。

沒有想到這個請求卻被政戰部主任吳寶華將軍給打了回票。吳主任的意思是前幾任政四處處長調職時都是調任少將編制的副聯隊長，而陳燊齡做的不比那一些人差，所以沒有理由只調任仍為上校編制的參謀長。

陳燊齡在知道調差的任令被吳主任退回去之後，立刻去見吳主任親自向他表示自己極想調回部隊的意願，他向主任解釋空軍中的倫理是以期別作根據，前幾任的處長在調回部隊時被派到副聯隊長的職位是因為他們的期別已到了那個階層，而他在升大隊長時已是比同學早了兩年，現在他在經過總部的兩年歷練之後，正好是其他18期同學幹完大隊長的階段，在這個時候他回部隊去擔任參謀長該正是時候，再說3聯隊是他曾擔任大隊長的部隊，一切都很熟悉，所以他希望吳主任能體諒他的心願，讓他回到部隊去擔任參

謀長一職。

經過陳燊齡的解說之後，吳主任終於同意了他調差的請求，而他也在民國58年9月重新穿上飛行衣回到作戰部隊，在3聯隊開始參謀長的生涯。

聯隊參謀長的職務是整個聯隊及基地的管家，工作重點在協調各幕僚單位及各大隊之間的運作，清泉崗基地因為有美軍進駐所以工作還包括了國軍與美軍之間的聯絡與協調。

陳燊齡上任不久周石麟聯隊長就被調離3聯隊到總部任職，遺缺由郭汝霖少將接任。

民國59年1月台獨人士彭明敏由台灣潛逃出境，數日之後他在瑞典現身的消息傳到國內時，負責監視他的調查局才知道他已逃之夭夭，當局在震怒之下除了嚴厲的處份了那些負責監視他的人之外，也十萬火急的想找出他到底是由那裡潛出國境。當陳燊齡剛聽到這一個消息時，第一個念頭就是調查局遲早會找到清泉崗來，因為那時謠傳中就有人說是美國人將彭明敏偷送出境的，而清泉崗的美軍飛機每天進出那麼多架次，誰也不敢保證他不是由那裡被美國人用軍用飛機偷運出去，想到這時他立刻通知美軍的聯隊長，要求對方將那段問題時間內所有美軍飛機的進出資料，另外他也要求我方塔台將那段期間內美軍飛機進出資料送來，兩相比較之下確定在那段時間之內並沒有任何美軍飛機離開台灣。就在他將此份資料交給聯隊長的同时，調查局也真如他所料的到清泉崗來調查，郭汝霖聯隊長手上有了陳燊齡所送來的那份資料，非常容易的就讓那些調查人員瞭

解彭明敏不可能由清泉崗基地潛逃出境，事後他對陳燊齡這種敏銳的判斷及主動的態度相當的贊賞。

日後根據彭明敏個人自述中發現他是化妝成日本遊客由台北松山機場搭機出境。

郭汝霖少將任聯隊長時的副聯隊長是劉德敏上校〔14期〕及溫志飛上校〔15期特班〕，溫志飛與陳燊齡是三軍聯大正期班的同學，畢業後先在總部督察室飛安組任組長，郭汝霖升任聯隊長之後將他由總部調來當副聯隊長。因為他家也住在台北，所以那時陳燊齡經常搭溫志飛的便車由台北來回清泉崗。

因為溫志飛以前從來沒有飛過F-104G，所以調到3聯隊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完成F-104G的換裝，於是聯隊安排了28中隊的中隊長蕭亞民中校〔32期〕來擔任溫志飛的帶飛教官，蕭亞民中校在陳燊齡當大隊長時是8中隊的作戰長，飛行技術及學科都相當專精，56年1月13日的空戰中曾領隊出擊立下戰功。

民國59年6月8日，適逢端午節，那天早上陳燊齡正在辦公室辦公時，突然見到聯隊長郭汝霖匆匆忙忙的衝出辦公室，陳燊齡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由聯隊長驚慌的神色中他知道一定是出了大事，於是他也急忙的衝出辦公大樓，隨著聯隊長跳上吉普車往跑道衝去。

原來當天早上溫副聯隊長在做換裝飛行的第二課時，飛機在進場時過低，左主輪撞上清除區當時正在整修中之水溝水泥蓋，飛機在側傾後墜地起火燃燒。

陳燊齡趕到跑道時，飛機還翻覆在那裡，我方與美軍的泡沫消防車在現場已將那整架飛機用泡沫完全蓋住了，當時火勢雖然已經熄滅，但是在泡沫下的餘溫尚高。救援人員那時已將溫志飛由座艙前座拖了出來，但是經過落地的撞擊及燃燒時的高溫，溫副聯隊長已經當場殉職，坐在後座的蕭亞民中校那時還困在座艙中，因為飛行靴馬刺的鋼繩尚未解開所以無法及時將他搶救出來，後來急救人員將鋼繩剪斷後才能將他由後座中拖出，但那時他渾身已經受到嚴重的燙傷。

蕭亞民中校送到台中空軍醫院後發現燙傷過於嚴重，當時台中空軍醫院的設備已無法給予有效的醫療，於是聯隊在第二天〔6月9日〕商請美軍派出C-130運輸機一架將蕭中校送往日本福岡的美軍燒傷中心急救。但是蕭中校終因傷勢過重，於6月10日在日本美軍醫院過世。

參謀長既然是聯隊的管家，隊上這次的重大失事案件的善後就多由陳燊齡來處理，他在失事當天除了要趕回台北向溫志飛的家屬報喪之外，還要與美軍交涉安排專機將蕭中校送往日本急救。美軍在清泉崗的指揮官因為平時與聯隊長的關係非常良好，所以在這件事他幫了陳燊齡許多忙，除了立即答應派出專機之外也還主動的替他與福岡美軍燒傷中心聯絡，使蕭中校在抵達日本的第一時間之內就受到專家的診療。

6月10日蕭中校逝世的消息傳到清泉崗的同時，溫志飛的家屬也向陳燊齡表示希望能將溫志飛的喪禮在台北舉辦。所以陳燊齡又是一方面安排中華航空公司將蕭中校的遺

體由日本運回，另一方面要和聯隊方面洽商為溫志飛故副聯隊長在台北辦喪禮的事宜，因為在台北辦喪禮的花費要比在台中多出許多，聯隊方面也沒有多餘的經費來支援。

「錢」雖然是身外之物，但是往往為了這個身外之物卻逼死許多英雄好漢，陳燊齡不忍將聯隊沒有經費的事實告訴溫志飛的家屬，但是為了送好友這最後一程，他就必須去找到這一筆經費。經向聯隊長報告後，聯隊長指示他前往總部申請特別經費。

於是陳燊齡專程到總部去見賴名湯總司令，當面向總司令說明溫家的意願，並請總司令念在溫志飛上校生前對空軍的貢獻，撥款支援在台北辦喪禮之費用。賴名湯將軍在聽了陳燊齡的請求之後，批准了他的請求，這也是賴名湯將軍在總司令任內所批准的最後一宗類似案件，他於當年7月1日晉升參謀總長，遺缺由空軍作戰司令陳衣凡中將接任。

### 空軍上校—3聯隊副聯隊長

民國60年5月郭汝霖少將調離3聯隊，副聯隊長劉德敏晉升少將並接任聯隊長，陳燊齡繼任副聯隊長，參謀長一職則由張少達接任。

剛接任副聯隊長沒幾天，28中隊的一架F-104在與F-5A雙機對抗演習時，飛機空中解體，飛行員王法舜上尉殉職，對這次失事陳燊齡心中有特別的感觸，因為王法舜的哥哥王繼堯上尉在幾年前也是因為F-104失事而喪生，一家兄弟兩人都在飛行線上為國犧牲，這在中華民國空軍史上該是從來沒有過的悲慘紀錄，而兄弟倆人不是在戰場上與敵人廝

殺時陣亡，卻都是因為飛機故障而喪生，這更讓人覺得他們倆死的太不值得。

王法舜殉職之後不到一個月，救護中隊的一架H-19直昇機在一次訓練飛行中失事，副駕駛金靖鏘少尉殉職，這次失事雖然不是3聯隊的飛機，但是它對陳燊齡的震撼卻超過前一次的F-104失事，因為金靖鏘是陳燊齡同期同學金驩良的獨子，殉職時剛由官校飛行專修班畢業，還不滿二十歲。陳燊齡由空軍官校畢業後的25年間，不知看過多少同僚在飛機失事的意外中喪生，雖然他似乎已經見慣了這種朝夕之間的生離死別，但是內心深處他卻始終無法接受任何一個年輕活潑的生命突然間羽化而去，尤其是因為機件故障或人為疏忽而導致的失事事件，在他看來更是不可原諒。

那時正值美軍推行「零缺點」(Zero Defect)計畫，於是在他的新職位上，他開始要求地勤人員在維護飛機時確時做到「零缺點」，飛行人員在飛行時也務必遵守規定不做違規動作。他希望能藉著那個機會來教育空地勤人員，達到為國家保存裝備及戰力的目的。

任何一個飛行員在非戰時的犧牲，在他看來都是無謂的犧牲，需要絕對避免。

清泉崗空軍基地雖然是台灣最大的軍事基地，但是在民國60年代初期卻有人滿為患的趨勢，整個基地裡幾乎到處都是人群，那是因為除了空軍本身的3聯隊駐在那裡之外，美軍為了支援越南的戰事，進駐了大量兵力，除了原來就常駐的C-130運輸聯隊之外，又不定期的進駐了KC-135空中加油機及F-4幽

靈式戰鬥機，這些部隊的直屬戰鬥人員加上支援的基勤大隊及憲兵隊人員，竟導致美軍在清泉崗的兵力超出了我國3聯隊的人數。

這麼許多年輕的美國兵駐在營區裡，再加上許多由越南戰場上下來到台灣度假的軍士官，軍紀就成了一大問題。為了正視這個問題，中美雙方決定每週定期舉行會議一次來討論與協調這方面的問題，會議由我方聯隊參謀長主持，我方參加人員有作戰組組長與基勤大隊大隊長，美軍參加人員為基地大隊長，及憲兵隊長。

美軍方面一開始對於由越南到台灣來度假的軍士官，採取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任態度，只要不惹大麻煩，上級長官多半不會太在意他們搞一些什麼花樣，大概他們覺得在戰場上出生入死了一段時間，渡假時即使犯一點小規也是無可厚非。

但是那時陳燦齡覺得美軍在中華民國境內就必須遵守中華民國的法律，絕對不能因為他們在戰場上太過於緊張，就可以在我國境內渡假時胡作非為。所以他要求每次有

美軍違反軍紀的事件時，必須以公文通知美軍，讓他們將違紀事件登記在犯規者的檔案中，這樣讓他們心中多少有一些警惕。

有一次一位美軍中尉在駕車進入清泉崗營區時，被我方憲兵發現他將一位中國籍女子藏在行李箱中，企圖夾帶進營區。這是相當嚴重的一項違規，尤其是在彭明敏潛逃出境之後，任何非法進入清泉崗基地的人都有潛逃出境的嫌疑。我方憲兵將那位中尉交給美軍憲兵之後，陳燦齡特別以公文通知美軍基地大隊長，要求處裡並予答覆，美軍大隊長也以正式公文回答該中尉除了立即的禁足之外，三年內不得升遷，同時使用的車輛也被禁止使用三個月。(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



F-5F戰鬥機(照片提供：葉秀斌)



F-16戰鬥機



幻象2000戰鬥機

(照片提供：張洲豪)